



Jing Dian Wen Ku



精典文库

林建法 选编

腊月 · 正月

◇清新 ◇浪漫 ◇哲思 ◇感悟 ◇温馨 ◇励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精典文库

十二月
腊月·正月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腊月·正月/林建法选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精典文库)

ISBN 7-5313-2684-1

I. 腊… II. 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腊月·正月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330千字	印数: 1—20 000册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平 子
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版式设计: 陈 楠

定价: 28.00元

一个人的“选本”与“选学”

江南的冬天似乎又迟到了，零零散散的树叶谨慎地落在地上，这几年大多是这样的情景。今年的特别在于，春夏之交的“非典”，不仅在时间上把冬天往后挤了，也在惶恐不安中把许多该做的事情挪到后面，积压到现在。尽管建法兄早就和我打过招呼，让我为他编的《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定篇序，我也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在收到他的入选作品目录后一段时间，我仍然不能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建法兄已经习惯了我拖稿、他催稿，但这次他无疑有些不耐烦，因为这套书的责编陶然女士也在催他。我也习惯了不受别人催促的干扰，一样地读作品，一样地写自己要说的话。因为延误，我有些后悔答应这件事，但在读完那些中篇小说以后，我感到今年的冬天有所收获。

选本现象是我们透视新世纪文学生产的一个“点”。和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相比，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革。在文学的生产过程中，面对市场的不仅是作家，还包括批评家、编辑家和出版家。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选本、评奖等活动，影响着文学在当下的秩序，成为文学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而不仅是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选择。所以，如果把选本现象误解为一种适应市场的炒作行为（当然，我不否认有些人是在做这样的炒作），可能就会忽视选本的文学史意义。在中国的传统中，选本一直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环节，各式各样的选取本保留了文学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的原初状态。我一直觉得，当代文学应当有自己的“选学”。在学术研究中，重视选本的差异、重视选家立场的异同、重





视各式各样选本生成背后的种种因素,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建法这几年来主持或参与一些选本的编辑与出版工作有特别的理解和关注。据我所知,他参与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和《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都是这几年各式各样文学选本中的优质版本。“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试图为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为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版本,这样的理念很能引起我和一些同行的共鸣。2001年我曾应邀选编了这个系列的《2001年中国最佳随笔》,深知做这类选本的不易:大量阅读,再筛选,再斟酌,一番折腾,最终定下若干篇来。所以在有了一次的经历以后就知难而退了,对类似的工作几乎都不敢接受。选本既是选作家作品,其实也是选家选自己,你选了什么样的作品,也就把你自己的底线亮出来了,你挑剔作家作品,读者也就通过你的选本来挑剔你。一种可能是,因为只选一年间的作品,所以作品的数量相对少些,选什么作品没有太多的困扰;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只选当年的作品,缺少时间的汰洗,选什么作品并不是很有把握的事情。选者的易与难,选本的优与劣,就在这两者之间。因此,对选本如何选、选什么的分歧,从一开始就有了。

分歧还表现在对选本名称的看法上。不少选本都是以年度“最佳”来命名的,批评者以为,“最佳”这两个字是可以斟酌的。理由是:凭什么说这些作品是“最佳”,而另外一些作品就不是“最佳”?为什么两个“最佳”的选本所选作品重叠者甚少,也就是说对“最佳”作品的理解有那么大的分歧?这些疑问事出有因,它还包含了批评者对选本出版动机的怀疑。但细究起来,此类批评恰恰反映出我们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常有的成见:强调同一性而忽视差异性。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所谓“最

佳”，严格意义上是“一个人”的“排行榜”，而一些文学史著作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也只是若干“一个人”的“排行榜”的组合。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排斥一个选家选择“最佳”的权利，而另外一方面任何选家从来没有天赋的对最佳作品的“终审”权。当我们面对不同的选本时，应当思考的是：不同的选本其形成因素是什么？究竟哪一个选本更能反映出年度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换言之，我们需要同时考察选家及所选文本。

在这样的逻辑中，我并不排斥别的选本，但直言不讳地说，我一些朋友通常对建法兄的选本（我根据习惯，简称为“林本”）有更多的信赖。我甚至觉得，在以后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可能无法绕开“林本”。熟悉建法兄的人都知道，他并不喜欢阐释他的文学观念，但谁也不会怀疑他的理论素养。纵观他的各式各样的选本和他主编的刊物，可以发现，他是把理论化为一种学理精神、原则立场和人格力量。毫无疑问，建法兄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从来也不在意别人如何称呼他给他什么样的头衔；我想，如果说建法也在意什么，那么他始终看重的是作为一个编辑的身份，甚至不是主编的身份。多少年来，建法正是以这样一个身份促进了近二十年来文学批评话语的成熟，并正在努力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所以，我一直觉得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林建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反过来说，也正是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哺育了林建法。他是和作家、批评家、学者保持最广泛联系的少数几位编辑之一，在创作和批评之间他常常成为一个纽带，始终置于文学生产的过程之中而且又始终介入文学批评的前沿，这是建法兄的一大优势，他因此获得了透视文学的多种角度和先机，获得了一些选家无法获得的“在场”感。这是林本的底色，而这底色又是文学大千气象的凝聚。

我想特别要说到的是林本的“文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建法这几年先后编选了多种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选本并主持出版





了“新经典”长篇小说文库,出没于小说的各种门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热,建法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关注过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在他看来,既然长篇小说代表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样式,那么长篇小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是需要研究的。2001年上半年,在《收获》和《当代作家评论》召开的长篇小说文体研讨会上,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建法感觉到,作家开始有了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是长篇小说往前走的动力。正是由于有了好的长篇小说,才使“茅盾文学奖”有了评奖的基础。没有好的作品,评奖的必要性就不存在;有了好的作品,而不能给它评奖,评奖的意义就不存在。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的。

我很赞同建法的观点,从大的范围来说,评奖、评论和编辑选本都是试图筛选和阐释文学新经典。建法比一些批评家和作家更自信地认为,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有了堪称经典的作品。是的,我们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等话语实践,其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一个常识性的判断是,“现代文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现代(当代)汉语写作的新可能。——这是建法和我所持的相同看法,我们把近二十年来多少给汉语写作提供了新可能和新素质的创作称为“新经典”。我想,包括《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在内的林本,是在为新“新经典”的产生做一些基础的、但却是重要的工作。

这个选本的编选,建法从年初就开始了。在“非典”困扰的日子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读作品上。其实,没有“非典”的时候,建法的时间也几乎全用在阅读上,阅读几乎成为他精神与审

美生活的全部。我印象中有位外国学者说过,有大师的阅读,有职业的阅读,也有一般读者的阅读,按照这个分类我也不知道建法应该属于哪类。我经常会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他最近读到一篇好作品,建议我也看看。我还没有给他回电话,他又来电问看过没有、究竟如何?我从不敢糊弄一个认真读作品的朋友,只能说看过、没看或者看了多少。如果我没看,他会用老师对学生布置作业的口吻说:抓紧看!我现在也想学建法的口吻,对有兴趣阅读《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的读者说:抓紧看!

2003年12月于苏州大学



目 录

贾平凹	艺术家韩起祥	(1)
须一瓜	淡绿色的月亮	(40)
方 方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83)
张学东	送一个人上路	(181)
顾 前	有关往事	(195)
贾平凹	腊月·正月	(205)



艺术家韩起祥

贾平凹

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冬天里铺架着，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有一个河神庙，来往的人多，三六九日又逢着集会。

那个早晨，太阳还暖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他穿得臃臃肿肿，小腿上系着竹板儿，睁着一双瞎眼，拨怀里的三弦。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丝竹一齐价响，嘴里却含混不清地发着肉声，像嚼着了一颗核桃。韩起祥的声音原本洪亮，吐字也干脆，他的含混是在招惹行人，这如戏开演前的吵台。“铮铮唧铮铮唧，铮铮唧铮，铮唧铮铮铮铮”，节奏愈来愈激越，脚腿有力地踏动，一会儿就尘土飞扬，眉毛胡子都变灰变粗了。一群人遂立定了步看他，有挑担的，有背了筐的，有的赶着羊和驴。羊在主人的胯下温顺安静，驴却掀开厚厚的嘴，在寒气里长声嘶鸣。

韩起祥也扬着脸看着人群，但瞎眼永远看见的是黑暗，他就被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了，眼皮眨得飞快，像鸡要产蛋时的屁眼儿。人们担心的是那鼻尖下吊着的一颗清涕，亮晶晶的，就要掉下去，却到底没有掉，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瞎子瞎子，你弹得好！”

韩起祥听见了叫好声，仍浸淫在音响里不能出来，腿是不动了，竹板安息，手指头还又拨了一下三弦，铮泠泠将一把豆子撒在



盘中了，才收住，便仄了耳朵听瓷碗的响声。韩起祥的耳朵非常灵，从碗的声响里逮听出有人丢进去是一枚铜子还是一颗小石子，或者是一张面值多少的纸钞。遗憾的是瓷碗里细微的声音是一只苍蝇起飞的响动。

“瞎子，瞎子，”有人又在叫他，“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

“我是说书的。”

在陕北，说书是盲人的专利，明眼人是不能抢残疾人的饭碗的。韩起祥要证明着自己的正统，把眼皮掰开来，红的眼圈里是一颗白的眼珠，他听见有人说：哟，像煮熟的鱼眼！韩起祥就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个油乎乎的硬纸本儿，放在了脚前的地上，说：“我是白云山赛书会上的状元。”

白云山有陕北最大的道观，十年前曾有过千人赛书会。

“莫不是那个小书圣？”

“那时候是小，现在老了。”

“小书圣，小书圣，”人们兴奋起来了，“你给我们说一段，说得好了，晌午管你一顿捞饭！”

“要《封神演义》吗？”

“要短一点的，能抓人的！”

韩起祥摸了摸肚子，他的肚子很大，似乎里面全装了书，想了想，就抿了抿嘴，突然如折竹裂帛一般，弦音和板音一齐炸响，他说唱开了：

红洋布袄袄扣门门开

一对对奶奶滚出来

上身身搂定下身身筛

哎哟

好盛（注：太好了）的妹妹你解不开

好几双的拳头砸在韩起祥的头上。韩起祥的感觉里那是几双棉花锤儿，而且从“太酸了，你瞎子太酸”的骂声中，分辨出这是五个三十出头的婆姨，两个胖点，两个瘦点，一个牙齿稀得缝儿能藏米粒，爱抖胸摇腿。

“妹妹解不开，你一个瞎子就解得开？你混不上碗饭了！”她们说，“听说你会算卦？！”

“瞎子都能算卦。”韩起祥说。

“那你算算我们五个中谁是寡妇？”婆姨们说，“算准了，你摸摸，这枚铜子就归你，算不准了这个瓷碗我们可要拿去喂猫呀！”

韩起祥说：“让我算算。”手指在掐，耳朵却在动。韩起祥的耳朵高过了眼眉，耳尖像兽耳一样往上耸。“谁是寡妇？寡妇的头上有三根白发哩。”

四个婆姨就扭了头往一个婆姨的头上看，韩起祥立即逮听了四个扭头的声响，他指着了一个婆姨，这婆姨哇地就叫起来。

从此，这寡妇天天来桥头帮韩起祥哄场子，唾了唾沫，把烟叶在腿面上搓成卷儿让他吸，又把两颗铃铛系在他的探路棍儿上。许许多多的人十年前就风闻过白云山赛书会的“小书圣”，但从未见过，跑来说《三国》，韩起祥连着说了五天，让说酸曲，韩起祥一段一段能说上百个。他们就将馍馍往他怀里塞，提了米酒给他，说：“毛主席是福星，他一来延安，什么样的能人奇人都来了！可惜是瞎子。”寡妇说：“他银盆大脸的！”众人就取笑寡妇，寡妇捡了驴粪蛋擀多嘴的人，偏对韩起祥说：“我家有孔废了的窑，你住去！”韩起祥只是笑着，叫她是大嫂。韩起祥在延安住了多半年，没有人撵他，也没有人拿了麻绳威胁着要抢劫，晚上睡在河神庙的泥塑后，巨大的鼾声从庙门缝中传出很远。

又一个落雨天，韩起祥在庙里说《岳飞传》，三弦紧拨，如一锅的炒豆在蹦，他面前的孩子就越坐越近，越坐越近，仰着的脸被飞溅的唾沫全淋湿了。这时候，一匹马噔噔噔地从桥的那头跑过





来。孩子还以为三弦在弹，弹出了马蹄声，待到庙里忽然光线暗下来，一个黑影又正好印在塑像上，金河神变成了黑河神，孩子回过头来，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那里。

“汪东兴！”有人说了一声。

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听说书的孩子就见过，毛主席走在杨家岭的小路上，汪东兴常提着一把锹在后面厮跟着。毛主席喜欢在空野里大便，汪东兴就先用锹挖个坑，然后将大便埋掉。但韩起祥认不得汪东兴，他的感觉里，庙里是进来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有头有脸的人物脚步沉稳，虽然一路驱马奔来，呼吸仍然舒缓。

汪东兴说：“韩先生，毛主席请你去说书。”

“毛主席？！”韩起祥忽地站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个要饭的，毛主席请我？”

汪东兴并没有多说话，转身就往庙门外去，韩起祥拿了三弦也就跟着走，走出庙门了，却顺着庙后的一条斜路朝河边去。汪东兴说：“你往哪儿呀？”韩起祥说：“我洗洗脸。”斜路上他走得一步都不差，径直踩上一块石头，掬水洗脸，然后返上来。汪东兴让韩起祥骑到马上，韩起祥不敢。韩起祥不敢骑马，汪东兴也不敢骑了。延安城的街道上，人们看见汪东兴在前边牵着马，韩起祥拿了三弦跟在马的后边，他们已经知道是毛主席请了韩起祥去说书，又羡慕，又嫉妒，嚷嚷道：水坑！水坑！韩起祥不管了水里泥里，只是往前走。

韩起祥一直被领到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汪东兴让韩起祥在一棵枣树下站定，就去禀告毛主席，毛主席从窑里走出来，两只手在身后边甩，说：“韩先生来了！”让进了窑里坐，韩起祥没有坐，手心已经出了汗。

“你坐嘛。”毛主席说。

韩起祥还是不敢坐。

“立客难待啊！”毛主席说，掏出一支纸烟要吸，但口袋里没装火柴，喊汪东兴把厨房里的火柴拿来，韩起祥说“我这儿有”，从怀里摸出一根火柴，在窑壁上一擦，擦着了，递到毛主席的纸烟前，说：“毛主席你要听个啥？”

“不急，不急，”毛主席说，“东兴，给厨房说一下，韩先生中午在这儿吃饭，吃一碗稀饭。”

韩起祥说：“不，不。”心里却嘀咕：给我管饭，却只吃一碗稀的？

“不能多吃，”毛主席说，“吃得饱了说不成书了，是不是韩先生？”

毛主席竟然连说书前不能饱饭都知道，韩起祥就不拘束了，坐在了凳子上。毛主席也是坐在他的对面的，一边吸着纸烟一边问他的话。先问他是哪里人，韩起祥说榆林横山的。问眼睛是生来就坏了还是半路坏的，韩起祥说四岁上患了天花，满脸的痘儿，他抓破了痘，毒水钻进眼里，眼就瞎了。问几时开始说书的，韩起祥说六岁。问师傅是谁个？韩起祥说师傅叫高文旺。再问师傅怎么没来延安，韩起祥说师傅死了，师傅在横山遇到过刘志丹，他把红军的标语藏在三弦里，被民团发现枪毙了，他没有救下师傅，但枪毙的那天，有人用馒头要蘸师傅的脑浆吃，他护住了尸首，买棺材埋了师傅，才来延安的。

毛主席咝儿咝儿吸烟，把烟头从窑里扔了出去，说：“你来了延安，你觉得延安怎么样？”

“延安好！”韩起祥说，“陕北十年九不雨的，日怪得很。毛主席来了，延安三天两头的雨，沟沟岔岔都涌扎了庄稼。”

毛主席哈哈笑起来，说：“韩先生，听说你还会算命，你给我毛泽东也算一算？”

“毛主席不用算，这世界一满都是你的。”

“嗨，话不能这么说，世界是人民的，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





嘛！”

饭熟了，毛主席吃了两碗，韩起祥吃了一碗，他拿起三弦就要给毛主席说书，他说：“毛主席，我给你说个啥书？”

“随便。”毛主席说。

汪东兴却走过来，抹了抹韩起祥的嘴，嘴角沾着有一粒米。韩起祥就闪电般地眨着瞎眼，开始长声唱起来了：

说一个女子本姓刘
不长个子只长奶头

汪东兴脸色都变了，说：“哎，哎，你怎么说这个？”
毛主席挥了挥手，说：“让韩先生说么，韩先生你往下说。”
韩起祥被打断，只好从头又说：

说一个女子本姓刘
不长个子只长奶头
一长二长像拳头
三长四长像葫芦
王长六长像皮球
长呀长呀长大啦
赛过了西安的钟鼓楼

毛主席哈哈地大笑了，说：“韩先生，你去过西安的钟鼓楼？”
韩起祥说：“没。”

毛主席说：“革命成功了，你就到钟鼓楼上说书去！”

毛主席让韩起祥继续说，韩起祥又说了三个段子，但不是酸的就是情歌，说毕了，问：“毛主席爱听说书？”毛主席说：“三弦说书这形式好啊！”韩起祥又问：“我说的这些书是不是旧了？”毛主

席说：“是旧了些，你可以编些新书嘛。”韩起祥说：“我不会编新书。”毛主席说：“那我让周扬他们帮你编。”韩起祥说：“周扬是谁？”汪东兴说：“是些文人，他们会找你的。”毛主席就说：“三弦说书延安需要呀，韩先生，你就留在延安，我毛泽东把你养活了，你就多说新书，多带徒弟，韩先生不仅是三弦艺人也要成为三弦战士啊！”

韩起祥从此结束了流浪要饭的生涯，他没有穿灰色的土布军装，但他属于了边区文工队的一员。周扬带了几个作家为他编写新书，却怎么编都不生动，反倒是他们一出新点子，韩起祥很快就以他的话说出一大溜。周扬便说：“韩先生真是个天才，你就看着延安的新生活自个编吧。”韩起祥说：“我是个瞎子。”周扬说：“你这瞎子比明眼人还清亮！”韩起祥开始游走于延安城和延安城的周围村镇，遇见什么新鲜事儿随即编说，他真的就能出口成章，惹得一群娃娃和婆姨总跟着他。跟着韩起祥的娃娃、婆姨伙里，那个寡妇是最积极的，除了给他做饭外，总想弹一弹三弦，但这寡妇手笨，怎么弹都是噪音，只好在韩起祥讲他过去俩惶时做忠实的倾听者。她说：“你咋不把你的经历编成书？”韩起祥说：“编我的经历？编出来了算不算新书？”寡妇说：“你到延安是翻身了哇，现身说法怎不是新书？”韩起祥说：“你识字不？”寡妇说：“识不下多少。”韩起祥激动了，伸出了手来握寡妇的手，寡妇塞给他了个大萝卜。韩起祥把萝卜吃了，说：“这萝卜水真大！”

韩起祥在寡妇家废弃的土窑里住了半个月，他说一段，寡妇用炭在窑壁上写一段，然后再念给他，他记住了又往下说。寡妇所在的那个村里人都知道韩起祥是住在了寡妇的窑里，叽叽咕咕地就说他们倒厮配，有好多借故就跑来了，说：“你家有扫帚吗，借我用用。”寡妇将扫帚取了出来，人却并不拿扫帚就跑走了。或者有人立在窑前喊寡妇，寡妇出去问什么事，来人只是笑了说：“韩起祥眼睛不好，可身体好哇！”韩起祥在窑里听见了，没有言



语,当天夜里就又回住到了河神庙。

韩起祥最后在河神庙里完成了他最长的新书,起名就叫《翻身记》,能说六个小时。周扬来听他说了《翻身记》,激动得给韩起祥买了一坛子烧酒,那个晚上,韩起祥是喝醉了,拉着周扬的手,说:“你说《翻身记》好,那你要给我办一件事哩!”

周扬说:“啥事?我办不了;还有毛主席哩!”

“门头沟有个婆姨,是个寡妇……”

“噢,这事我也听说了,你让我做媒人呀?”

“不,不,”韩起祥说,“你去门头沟要给那寡妇洗清白哩,我韩起祥没有碰她,我担了个赖名义。你信不信?你要信的!”

周扬把《翻身记》笔录下来,让毛主席过目,又汇报了韩起祥和寡妇的事,毛主席当场批示了要边区的报纸刊登《翻身记》,就说:“那小寡妇你见过?”周扬说:“没见过。”毛主席说:“让韩起祥娶了她,不就清白了嘛?!”

周扬再找韩起祥的时候,韩起祥正在枣园村说他的《翻身记》,黑压压坐了几百夥人。说到经受过的苦,韩起祥没哭,台下的哭成一片。说到了延安的好光景,台下的全站起来,踢踏着脚,拍打着屁股上的土,喊:“毛主席万岁!”呼声和尘土轰得树上的鸟儿都飞了。待说书完毕,周扬拉韩起祥到一边,才要祝贺他说书成功,韩起祥却说他把《翻身记》改了一段,要周扬听听改得如何:

早起馍馍晌午糕
晚上捞起切面刀
头道韭菜二分半
冷调猪头捣辣蒜
轿上来马上去
丫环伙计听使唤